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

宋 王十朋 撰

慶賀

秦少游夢發殯而奠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
首薦秦以詩和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

次公士執雉出周禮宗伯以禽作六
擊疏云義取所守介而死不失其節

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

續禮戰者將
死鼓御死綏

夢尸

得官真古語

厚晉殷浩傳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

而夢尸錢本真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

吾如土

次公五行以尅我者為官而先生止言官如草木吾如土特取其可賤者言之爾

仕而

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馬曰獻稱寡君

援禮記仕

未有祿者君有餽馬曰獻使馬曰寡君

豈比公卿相爾汝

次公孔融與禰衡為爾汝交又

杜詩忘形到爾汝

世哀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

笠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

續唐進士開宴

嘗寄於曲江亭既撤饌則移樂

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

泛舟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會

走馬到東野

厚孟郊字東野其及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餘子紛

紛不足數

次公福衡云餘子碌碌莫足數

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

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莫為官所腐塗車芻靈

皆假設

次公塗車芻靈言明器也字出禮檀弓

着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

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援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

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舉退矣吾知之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

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

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

白衣為天子三公又

不愛白日昇青天

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

荀爽白衣作三公

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

內紀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償當年

續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啼以悅親

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

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與簾感繡感君

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

厚漢武帝

母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
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
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

仲孺豈意逢將軍

援霍仲孺以縣吏給

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
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絕不相聞
久之去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號曰
去病不早自知

開皇苦桃空記面

續隋文帝外家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

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
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建中

天子終不見

厚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遂尊為

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分命
使臣周行天下終負元之世無聞焉

西河郡守誰復

譏援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

守

穎谷封人羞自薦

次公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頹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充閭

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曰氣佳哉鬱鬱葱蔥然賈充始生父遠曰後

當有充閭之慶故

始見徐卿第二雛

厚杜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云丈夫

以為名充字公閭

甚欲去為湯餅客

援唐明皇王后恩寵日東不自

名位豈肯卑微休

惟愁錯寫弄

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麪為生日湯餅邠上感然閨之

虜書

續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虜之慶容視之皆掩口也

參軍新

婦賢相敵

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他日濟趨庭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使新婦得

配參軍生子不翅如

此參軍謂渾弟淪

阿大中郎喜有餘

援謝道韞嘗曰一門叔父則有

阿大中郎蓋

謂謝安也

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哭定何如

續桓溫生

未莽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其為溫嶠所賞故名曰溫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

次公楞嚴經言仙之品有地行仙

住世因循五百年

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柱鬪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

倚壁蛟龍護畫眠

子仁退之赤蘇杖歌空堂畫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

遙想人

天會方丈

續維摩經言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入維摩方丈室中無所妨礙

衆中

驚倒野狐禪

次公野狐禪禪家之妖魔者任傳燈錄云臨濟野狐禪云云

二年相伴影隨身

續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踏遍

江湖草木春
擿石舊痕猶在眼
閉門高節欲生鱗
畏途

自衛真無敵

續莊子畏隸者若畏泥塗次公莊子畏塗者十殺一人焉則必盛卒徒而後往

捷

徑爭先却累人

續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徇權利晉胡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

曰以僕視之仕塗之捷徑耳

遠寄知公不嫌重
筆端猶自幹千鈞

子仁

先生嘗云凡人作文士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鈞起方可以言文字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

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

厚史記貨殖傳山居十章之材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

樗散誰收老鄭虔

續杜甫送鄭虔詩鄭公樗散鬻成絲酒後嘗稱老畫師

喜

氣到君浮白裏

續說苑魏文侯飲羣臣酒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

豐年及我挂

冠前

援後漢逢萌挂冠東都城門歸遼東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

令嚴鐘鼓三更

月

厚杜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野宿貌貅萬竈烟太息何人知帝

力

續莊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歸來

金帛看賴肩

次公退之城南隰
句刈熟擔肩賴

郊祀慶成

帝出乘昌運

次公易帝
出乎震

天心于太平文章三代繼

任漢
紀贊

文章有三
代之風

制作七年成

次公是歲壬申元祐七年
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

大祀

乾坤合

續言合祭
天地也

剛辰日月明

厚剛辰剛日也禮記言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
泰壇朝掃地

次公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
也又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魄寶夜

垂精

厚晉書天文志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
曰耀魄寶而前漢天文志贊云日月周輝星辰垂

精

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岳城北流吞朔易

續言黃河順
流於北也書

云平在朔易乃北方之地也

西極落機槍

次公言西夏寧靜也攬槍妖星名出則兵見故也

升燎靈光答

次公言燔柴之烟也

回鑿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

達勾萌

厚周易需卦雲上於天需又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拆又禮記月令

云勾者畢出萌者盡達

可頌非天德因歲亦下情

次公詩庭燎因以歲之也

民

言知可酌

厚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帝謂本無聲

次公詩帝謂文王又云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

富國因崇儉新年在好生

次公周禮曰以祈年而漢有祈年觀

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無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

唐書蕭俛當國謂四方無虞遂

議太平事乃密詔天下鎮兵逃亡不補謂之銷兵

化國安新政孤臣返舊耕

次公

王符論化國之日舒以長

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

次公清廟祀文王之詩也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

續唐摭言李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牕拂

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

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駟金

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駉

厚漢武帝鑄金作馬蹄狀謂之金駉其後杜詩云駉馬時看金駉裏佳人屢出董嬌嬈

故殘

鳩鵲玉橫斜

次名鳩鵲漢殿名杜甫宣政殿退朝詩云雪殘鳩鵲亦多時玉橫斜雪殘之貌也

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

次公劉寬傳嘗於帝前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也

強扶

哀白拜君嘉

續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不拜

嘉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干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

壽骨遙知是弟兄

子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曾子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

活萬人寧望報

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

祇求五畝却歸耕

四朝遺老凋零盡

次公此詩是元祐八年作乃哲宗時也言四朝則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

為四朝逆數

甲子蓋三十四年事則程德

鶴髮他年幾

孺當是時自出任而來乃四朝之臣矣

東坡詩集註

箇迎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

壽

旃檀婆律海外芬

續婆律出波斯國青香在木心中厚西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

花鷄舌葉藿膠薰陸又云龍脰香出婆律國有婆律樹

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脰香肥者出婆律香次公按本草

云婆律香出婆律國

與龍脰同生一樹也

西山老臍栢所薰

厚唐本草臍生中壘川谷陶隱

居云形似麋常食栢葉故秘

香螺脫臍來相摩

後香螺脫臍甲

康養生論云麋食栢而香也

香也能聚眾香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

繆篆紋

厚前漢藝文志漢興太史試學童以六體為古
文奇字篆書繆篆蟲書音義立繆篆謂其文屈

曲纏繞所以

篆印章也

繚繞無窮合復分東坡持是壽卯君

次公卯君

子由也子由

君少與我師皇墳

次公皇墳言三皇之書三墳是也

勃資

已卯生故云

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

續退之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

區可盡與相格厚前漢楊震死詔策四震正

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晚遇斯須

何足云

子仁白樂天曲江感秋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

君方論道承華勛

韓

詩方今向升平

我亦旗鼓嚴中軍

次公先生蓋自言作帥定州也

國恩

元凱承華勛

當報敵不勤但願不為世所醺邇來白髮不可耘問君

何時返鄉粉

厚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檣無令孤願言又劉禹錫上武相

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次公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粉榆字為鄉曲

也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爇聞思大士應已

聞

厚楞嚴經云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借子由浴罷詩韻

今日散幽憂

續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彈冠及新沐

厚芟柯新沐者必彈冠

況聞萬里孫已

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

次公易復卦朋來無咎為其有四男

子故使大壯泰臨復蓋一陽生則為復二陽生則為臨三陽生則為泰四陽生則為大壯開書喜見

面未飲春生腹

厚白樂天家醞詩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

無官一身

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

援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熊

殊相驚凡目

爛爛開眼電

續晉書戎眼爛爛如巖下電謂王戎也

硤硤峙頭玉

李賀詩云頭玉

硤硤眉裏翠郎生得真男子

但令彊筋骨可以耕衍沃

次公左傳有云春耕衍沃

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

留五車書

厚莊子謂惠子多方其書五車

要使九子讀

吾與子由共九男孫矣

箔

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

次公适則子由之幼子也

窮達

已可卜蚤謀二項田莫待八州督

吾前後典八州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方其未定間

次公中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

人力破陰陽

續洪範惟天陰陽下民註云陽定也天不言而嘿定下民也

少

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

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

男子

三子四孫

次第皆逢吉

厚洪範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遙知設羅門

次公

鄭當時傳載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獨掩懸磬室

厚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

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筆

次公杜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但願白

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

續前漢孔光為太師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每朝賜靈壽杖

菊

潭飲伯始

厚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水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而壽太尉胡廣所患風疾

休沐南歸常飲此水後

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

次公孔光

疾逐瘳胡廣字伯始

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痕海南

胡廣二人皆畏懦詭譎之人故云草木蒙恥

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

厚晉書庾凱見和嶠嘆曰森森如千丈松

雖礪石多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

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

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

杞

本草拘杞一
名仙人杞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南岸坐

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秦種諤領兵入

界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匹衆喜拊唱樂各

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閭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

子仁按王立之詩話云東坡在黃時有一詩云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

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故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皆春容其後作謝賜御書詩復用其間數句立之所記如此今集中皆無有疑其非全篇故附見於此

獲果莊二十韻

子仁按先生謝御書詩自註云熙河新獲果莊當在元祐之初

青雲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師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

從窟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歡娛路載謠干誅非

一事伐叛自先朝

綴傲杜詩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

取道經陵寢前期

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

海潮載囚車輓輓失主馬蕭條

續老杜病馬行失主錯莫無晶光又云毛暗蕭

條連

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

雪霜

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

續太史公言猛虎在陷奔之中搖尾而求食

慈

仁逢太母寬厚載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榮

續漢東觀

故事常五月五日作集羹以賜百官泉惡馬欲絕其倫也

藁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

續三輔錄言長安城中有藁街陳湯斬郅支單于懸

頭藁街屍錯衣朝衣斬東市左傳有得全腰領幸也困

獸何須殺遺離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

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
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畱予夜歸書小詩賀上

壽樽餘滙到朋簪要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後閣

井中車轄任浮沈

申之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闕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

終不
得去

傷悼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

仔德林
名筠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

師公羊倍三十三年秦伯伐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

木拱矣爾曷知

出師云宰冢也

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

續許攸於二親墓所列植

松豆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攸悲歎曰庶獨不念我

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栽下俾唐褚無量

以毋喪而庶墓有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

林不之忍犯吾莖樹邗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根觸助祭

有馴鳥

續滿放居喪廬前有一慈鳥每到臨時舒翼悲鳴以助哀歸夢先寒食兒啼

到白須

次公取老萊子斑衣兒啼於二親之前

遙知鄰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

續宋司馬桓魋為石擲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今師鄭大夫

厚

杜預傳遺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連山體南北為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克耳

不知祖歲月空覺老松梧祭禮傳家法

阡名載版圖

次公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遂買

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

會看千家誄木杪見龜趺

續

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跌碑制也喪葬今五品以上嶠首龜趺于敬王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跌碑座者也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

厚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又賈誼云沕淵潛以

自珍也

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齋民建溪富竒偉葉氏初隱

淪

厚顏延年詩立俗迓流議尋山洽隱淪

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

次公德人

指言先墳中人也莊子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佳哉鬱葱葱

續後漢无武紀論望氣者蘇伯何見

春陵郭喈曰氣佳

哉鬱葱葱然

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

輪

援前漢楊惲云家方隆

新松無鹿觸舊栢有鳥馴

厚

史蕭放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慈鳥各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飲咏自午以後不下樹每日臨時舒翼悲

嗚有以助哀也

待翁歸上冢淚葉乃肯春

厚晉書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常

至墓所拜跪攀折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子仁孟郊樂府薄命妾云北山有蘼蕪淚葉長不乾

悼朝雲詩

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畧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厚楊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九齡而與我玄文次公此言朝雲所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

行惟有小乘禪

援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之論

傷心一念償前

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次公一念三生皆出佛書

歸卧竹根無遠近

杜任

詩共醉終同卧竹根

夜燈勤禮塔中仙

次公塔中仙指言大聖塔也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

續佛為太子遊諸城門見生老病死遂出家

一彈指頃去來今

師謂過去見在未來三世

也

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

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續李源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甚密一日相約遊青城峨眉舟

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而泣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為之子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至所約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蒐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復見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間然無人有一

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

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
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

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年

復扣門空房但聽颼云已滅無餘

續佛入無餘涅槃

薪盡火不

留

續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

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陸龍圖詵挽詞

克卿詵字介夫熙寧己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英殿

修撰知

成都府

挺然直節庇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續家無十金產

師禮喪記屬續以俟絕氣註云續即今之新綿易動搖

置口鼻之上以為俛又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雖無儻

石之儲

過車巷哭六州民

師晉羊祜卒南州人聞羊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

長如也

相接其德

所感如此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

堯卿東坡與介

夫相別於京師而會

於鳳翔故詩反之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

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續

巾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堯卿完夫名宗愈常州人武平之子嘗為尚書左丞

柏舟高節冠鄉鄰

厚詩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姜蚤死其妻守義又母欲奪而嫁之誓

而不

絳帳清風聳縉紳

續符聖就韋遲母宋氏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隅絳紗幔而

授業號為

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倬南史劉敬宣

宣文君

性至孝桓序謂其父宰之曰此兒

當年織屨隨方進

授

非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方進辭其母至京師授經母憐

晚節稱觴見伯仁

厚晉周顛

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字伯仁母孝氏字絡秀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

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昔渡江跣足無所不謂爾等皆

貴在吾

回首悲涼便陳迹

次公王羲之蘭亭記

凱風吹

目前

盡棘成新

厚詩凱風自南吹彼棘新註棘新其成就者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

次公京口在潤州姚屯田必潤州人也欽夫晉留鑿齒著襄陽耆舊傳

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援前漢韋賢其子玄成皆以明經歷

位丞相齊魯諺云遺子黃

不見恬侯萬石時

續前漢石奮子慶

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曰恬侯景帝時石君及四子

貧病只知為善樂

續後漢東平王

蒼對明帝曰

為善最樂

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

蕭然瘦鶴姿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熙寧九年壬子作邦衡杭州圖

經云孤山去

錢塘治四里

故人己為土

次公莊子上見
光而下為土

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

相逢說舊游

弔天竺海月辨師三首

欲尋遺迹彊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

續張湛列子註云
本自無生故曰不

死
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厚劉禹錫詩生
公說法鬼神聽

剪後空堂夜不扁高坐寂寥

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

續王衍嘗喪幼子
山簡弔之悲不自

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行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樂天不是蓬萊

客

援白樂天詩云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梵率天

憑仗西方作主人

厚樂天又與果

上人訣別詩云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

厚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

無緣却見夢中身

安心好住王文度

續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死死者當報其

事後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幽明耳言訖不見

此理何須更

問人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子後

續唐孔戡字君勝夫子三十
八世孫見韓退之與作墓誌
林宗不愧蔡邕碑
厚世說
蔡伯喈

為郭林宗作碑頌謂盧子幹
曰吾與有道作碑頌獨無愧
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

能事細兒次公尚書元惡大慈
退之詩魯連細兒黠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吾

無憾為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堯祖小堰門杭州門也按
國經在仁和縣一十三里吳山堂上

月侵筵堯祖即有
美堂也潮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

長源自越過抗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曰天
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感兩湖趨一生稱善
豈意日

斜庚子後

援賈誼鵬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曰斜鵬集于舍

忽驚歲在巳辰

年

續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歲合之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

嗟知命

佳城一閉無窮事

續滕公夏侯嬰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踏地得石槨有字

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南望題詩淚灑淺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蘭玉照鄉閭

續謝玄傳曰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

玉樹欲使生

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餽

續易家人

於階庭爾

無杖遂

却因麟趾識關雎

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雲軒忽已歸仙

在中餽

東坡詩集註

九

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

裾

厚老萊子事父母孝年七十而衣綵於父母前

張文裕挽詞

堯卿名授

高才本出朝廷右

次公前漢晁錯對策漢庭臣無出其右遂為第一

能事方推

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

次公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敏鍾嶸嘗評其詩曰植詩

原出於國風其氣骨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真超逸今古卓爾不降師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備人耶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索何情

至今傳寶魏華書

次公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褚河南而用筆開潤有豆盧公

神道碑見於世俾華王徽之外孫善草隸書

濟南名士新凋喪

續杜詩海內此亭古濟南

多名士

劔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

公廬

厚北海相孔融過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同年王仲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

堯卿仁宗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八年得何諫富弼景祐元年得吳育蘇紳

張方平其後得余靖林億魯宗道尹洙田況王中甫錢易純老二父子公與子由共十五人

四方爭

看擊鵬鷗如君才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

沉十年後死生契濶幾人存

子仁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任杜詩他時一笑後

今日笑
人存

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

仁宗朝賢
良十五人

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忠老及余與舍弟
在爾續禮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蘇潛聖挽詞

先鄉潛聖名洙成都新繁人慶曆二
年楊寘榜登第嘗知乾州又知邛州

以職方郎中致仕年六十餘卒有三子其中子
名縣年十八嘉祐四年劉暉榜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

子仁詩黃鳥百夫之特師文選王
仲宣詩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晚

節忘懷大隱中

續大隱隱朝市
小隱隱山林

悃悃無華真漢吏

厚後
漢車

帝詔曰安靜之
吏悃悃無華

文章爾雅稱吾宗

援公孫弘言臣謹按
詔書律令下者文章

爾雅訓
詞深厚

趨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閒思

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

京師哭任遵聖

先鄉名孜字遵聖嘗為寺丞卒於京師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

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况竒逸先子推輩行文章

少得譽詩語尤清壯

厚晉阮籍傳帝諫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詞詞甚清壯為世所

重倬陸士衡文賦銘博約而溫潤或頓挫而清壯

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

喜作劇縣

續袁甫嘗詰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問惟欲宰縣不知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與不能

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

援前漢朱博傳新視事掾吏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奮髯抵

几曰齋兒役以
此為風俗也

嚼齒對姦將

次公唐張巡守睢陽
裂背血面齧齒皆碎

哀哉

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遊久

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

師前漢楊
惲曰歲時

伏臘斗
酒相勞

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

次公丁令威何
不學仙塚纍纍

望哭

國西門

續謝安既死甥羊曇
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

抱負珠在掌

走卿杜子美寄漢中王戲其
新起子詩掌中貪見一珠新

見之齧亂中

已有食牛量

厚尸子言虎豹之子雖
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他年如入洛生死

一相訪

師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
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

惟有王濬沖心知

中散狀

續稽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

鷄羣戎曰君復未見

其父爾潘沖戎字

哭刁景純

堯卿名約字景純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

老如松栢不受雪霜搞直從臺末中自養到合抱

續老子曰

合抱之木生於臺末

宏材乏近用

厚後漢范曄之言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

千歲

自枯倒文章踰正始

續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以才秀知名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諸

文賦數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才辨逸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盛衍厚晉衛玠傳與王敦

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

始之

風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自為薄如縞是非雖難

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

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

援漢高祖微時與客過其丘嫂

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為羹盡

轅釜已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

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媪

景純妻先亡

傷心范橋水漾漾

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卓我欲江東去飯搏酌

行潦

師左氏潢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

續質知章

請為道士上賜鏡湖一曲李
詩嵇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弔李臺卿

并序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彊
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
天文律歷千歲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為
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寅甫以書
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鶴鶴

續唐史裴寬傳
韋詵有女擇所

宜歸見裝寬而悅之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集其族使觀之時寬衣碧瘠而長既入族入皆笑呼為

碧鶴雀

烟雨霾七竅

次公莊子之言混沌曰人皆有七竅子獨無有

弊衣來

過我危坐若持釣

次公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又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

馬莊子持竿不顧

褚裒半面新

厚褚裒有器識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扈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次公後漢應奉

見造車匠門問半面他日路逢而識之

馮後一語妙

援音叔向適鄭敵後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

無言吾幾失子矣

徐徐涉其澗極望不得徼却觀元

嫵媚

續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見其嫵媚爾

士固難輕料

次公史記范雎傳侯

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亡

俚南史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得君如再少縱橫通

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

子仁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至老

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免俗

子謙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

續唐書杜審言病武平一省侯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風噫雷電笑

次公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神仙傳天公與玉女扶壺景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而別說謂乃所以為電

也誰令妄驚怪失匕號萬竅厚曹操從容謂劉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筋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任莊子云是惟無作

作則萬竅怒號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鼈師列子龍伯之

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便謂此手妙空令任公子次公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

五十轄以為餌躡平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三歲躡海徼長貧固不

辭子仁漢書張負曰豈有一死實未料子仁語葛亮與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司馬宣王對壘

渭南亮死軍退人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難將蒼草箕除

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公衰世

老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

次公博物志言乘槎者云此人有奇志

吟工五字詩義重千金帛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譙

子仁

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孔毅父妻挽詞

結禱託初歡

續詩東山親結其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信如之何

同穴期晚歲

厚詩大車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擇夫得溫嶠

按世說云晉溫嶠姑有女屬嶠

覓婚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嶠云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婿身不減嶠

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婚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生子勝

王濟

續晉王渾妻鍾氏字琰通渾生濟渾嘗共談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高風相賓友次公左傳龔缺耨其妻饋

之敬相待如賓古義仍兄弟次公詩燕爾新昏如兄如弟從君吏隱中次公汝南

先賢傳郭欽吏隱於蟻坡之陽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

幽陰淒房攏芳澤在中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

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

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後漢朱震字伯厚時為言曰車如

鷄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小任溫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

厚前

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上郡太守史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

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

援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

殘月大任先去塚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彊寄一樽生死

別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

次公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

盡北印塚
墓高峯我

君今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

公終可倚

鄧忠臣母挽詞

先卿忠臣
字慎思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
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
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
公子豈先知戰戰嘗惜日
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
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
家庭拜

前後

子仁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
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粲然

發笑色

續穀梁傳楚
軍粲然皆笑

豈比黃壤下楚瘞千金壁若人道

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孤繫卧江

渚

次公揚雄反騷謂屈原為湘纍注謂囚者為纍

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

慟淚再滴

徐君猷挽詞

克卿君猷知黃州卒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

續孔子之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口于惡乎涕之無從也

盡是當年不忍欺厚史

記子產治鄭民不忍欺

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山城

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兒

頽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已於金陵作

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

子輩按年譜元豐七年先生年四十九在黃三月量移汝

州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暮觀所好踰躐逐書史

搖頭却梨栗似識非分耻

援淵明責子詩云過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吾老

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新那

免俗

續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變滅須臾爾

次公維摩經言是身如浮雲須

史便減

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子仁晉書或謂顧愷之哭桓宣武之狀曰淚如

傾河注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
衣尚懸架漲乳已泫牀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
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
愛忍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返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

續魏志崔琰與楊劭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

變時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
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 滯留生此兒

足慰周南史

厚司馬遷傳言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那知

非真竇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

援白樂天詩不

將思愛子更種愛惱根

煩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

乾愛河水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

次公退之贈侯喜以釣魚詩舉竿引

線忽有得一寸纒分鱗與箸

為公寫餘習餅壘一時耻

續詩餅之壘矣惟壘之耻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

厚莊

子竭竭乎獨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也 庶幾東門子

次公潘安仁悼亡詩云上慈東門吳下愧

蒙莊子注云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愛曰吾嘗無子
無子時不愛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愛焉
柱史

安敢望嗜毒戲猛獸

續枚乘云越女侍前齊姬奉後
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慮

患先不詳囊破蛇已走尚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
千結腸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
無方

張庖民輓詞

克卿字朔父金陵人元豐
壬戌年以疾卒於曹溪

東晉中車令

次公周禮中車掌王車孔叢子孔子歌曰
中車命駕將適唐都又陶淵明歸去來辭

或命中車今云中車令蓋
淵明嘗為彭澤令故也

西京執戟郎

次公漢制凡郎
皆執戟如東方

朔為中郎執戟殿下是也又揚雄位不過執戟以下句結髮事文章言之則為揚子雲矣甘心向山

水結髮事文章

次公結髮言自小時也前漢書有李廣結髮與匈奴戰

故自輕千

戶

續杜牧之言張祐曰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何曾羨一囊

厚東方朔言侏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次公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天高鬼神

惡

援韓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

淮舊宅荒吾詩不同刻妙語有黃香

黃魯直作哀詞續黃香後漢時人博

學能文當時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王中甫哀詞并序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
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老王
中甫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
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矣又八年
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相遇於京口
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
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沈之時沈之
亦以罪謫家於錢塘

生芻不獨比前人

續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衆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東蒙

端能廢謝鯤

厚晉謝鯤為東海王越掾任達不拘坐家僅取官藁除名

子達想無身

後念

子仁晉張翰嘗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吾哀不復夢中論已知

毅豹為均死

援莊子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未識荆凡定熟存

續莊子楚王與

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

刻舟痕

次公呂氏春秋楚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墜也舟去從其所

刻處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李憲仲哀詞

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鷹有年矣鷹自陽翟見子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負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

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
為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廬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
作詩以告知君與廬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廬年二十
五其文晁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

次公莊子且有大覺而後有大夢也

百年特未滿

次公古詩人生

不滿

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

短鹽車困騏驎

續賈誼弔屈原曰騏垂兩耳服鹽車兮

烈火廢圭瓚

援書曰火

炎崑崗玉石俱焚

後生有奇骨

厚晉桓溫傳溫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

啼及聞其聲
曰真英物也

出語已精悍

次公史記郭解傳云
解為人短小精悍

蕭然野

鶴姿誰復識中散

續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

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
父耳其父則中散叔夜也

有生寓大塊

厚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使我以
老息我以死

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

援西漢揚王
孫答祈佳書

曰裹以帶帛而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鬱為枯脂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定由是言之焉

用久

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

次公嵇康
養生論云

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誰能脫左驂
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
續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次公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解左
駢蹟之

大事不可緩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先師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為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真冰玉

次公甥者子婿之謂也舅者婦翁之謂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真

冰玉云者取婦翁冰清女婿玉潤也因言玉潤則以衡玠當之故次句遂言正始風流也

正始風流

起頽俗

續晉衡玠傳王敦見之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儼言之緒絕

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

竹鷄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室家宜壽

母

續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愠喜不須擁笏彊垂魚

次公退之曹成王碑云主之遭誣在

理念大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

我視去來皆夢爾誦詩相

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

昭續漢書

援班昭字惠班彪之女兄固嘗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

藏書閣踵而成之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

援易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

次公

老子曰是謂無象之象又
唐牛僧孺曰太平無象

刻畫愧孤臣

厚杜詩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

傳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

續左傳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小心仍

致孝餘事及平戎

次公詩大明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餘事士則傳言帝王之功聖人

之餘

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

次公典禮言周則魯能兼周禮也官儀言漢則

後漢書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也

誰知本無作

次公莊子至人無為聖人無作而佛書有元相無作

也
千古自承風

接統真千歲

續前漢太史公司馬談詔其子遷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

命也

膺期止一章

次公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

一 周南稍留滯

援前漢司馬遷傳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宣室遂淒涼

厚前漢賈誼諫長沙歲餘文帝思之召對宣室師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耳

病馬空嘶樵枯葵已泣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

次公

嵩山北印在東京此懷之也
堯鄉嵩高北印陵寢在焉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淒涼老逐臣

次公楚詞曰于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曰送君南浦傷如之

何註云南浦送別之處而寔守記南浦在武昌縣其註正引楚詞之語黃州正對武昌則南浦逐臣先生自云

耳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

續晉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

都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鬢以易酒穀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絃

誦嘗叨孟母鄰

厚孟母三徙為子擇鄰

尚有升堂他日約

援後漢范式字

巨鄉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府過拜尊親見孺子馬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鄉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鄉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豈知負土一阡新

續晉許攸親沒

柴毀負土成墳

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堯

不受鄉人之助
劉夢得詩云千行宰木荆歸道暮雨滿滿聞子規
倬公羊傳二十二年宰上之木拱矣註宰冢也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樑棟
姿天驥墮地走萬里
端可期世

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

續史記秦始皇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以其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又無穆天

子西征燕瑤池

厚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

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

才大古難用

援老杜古柏行志士幽人

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

老死亦其宜
丈夫恐不免

續晉謝安妻劉見家門富貴而

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豈患莫已知
公如松與驥少

小稱偉奇

次公退之詩少小尚
奇偉平生足悲吒

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羌

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

厚前漢樊噲
言願得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
餘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哉請烹乾沒兒

援漢武帝時歲旱上令百官求雨卜
式言曰縣官當食租稅今桑弘羊令

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桑弘羊乃雨又張湯始為
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四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言雖

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者

舊盡零落存者誰

次公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

之傷此公嵇中散龍性不可羈

續顏延年作五君詠言
嵇康云鸞翮有時銀龍

性誰能馴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厚唐李邕為北海太守杜甫作八哀詩言邕云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淒涼五君詠續顏延年五君詠序云延年領

步兵好酒疎誕出為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責盛遂黜而不取五君謂阮籍嵇

康劉伶阮咸向秀也沉痛八哀詩厚杜甫八哀詩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

終于煨相國八哀謂王思禮李公弼嚴武汝陽王璣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也邪正久乃明

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作次公禮記趙文子與叔魯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吾雖與睇千古有餘悲

韓康公挽詩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

業經文武風流表措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

次公老成

人出詩又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勲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

任漢

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

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

奕師韓奕宣王錫命韓侯之詩

故史總能文

次公三朝者康公所歷英宗仁宗及當日之哲

宗也杜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西第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

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

次公東閣

字出公孫弘又詩有賓之初筵杜詩青雲滿後塵自言
筵迹康公東閣之筵也子仁先生第二章詩云三朝翼
贊勲謹按范純仁撰公墓誌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少
好學以文章知名于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
仁宗嘉祐間以為翰林學士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又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屢始顯美不可舉舉則公已
歷仁宗朝建英宗神宗至哲宗而薨先生蓋世數仁宗
英宗神宗為三朝也墓誌又云考諱億以忠義顯於仁
宗之朝至叅知政事諡忠顯封英國公故先生詩有興
王有世臣次章有再世忠清德等語也墓誌又云公知
慶州熟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出兵討之賊既
平詔書獎諭遂知成都又神宗朝夏人擾邊慶州失利
即拜公陝西宣諭使將校皆得自除又奏攻守策神宗
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略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

築羅元等城使河東陝西為犄角後西邊既平神宗曰
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故先生詩有德業經文武次章有
餘威靖塞氛等句也又按墓誌當仁宗慶厯元年公初
通判陳州又安撫江南又出為鄆州鈐轄又知河陽又
河北安撫使又知慶州又知成都英宗朝自成都召還
權知開封府哲宗朝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又知鄧又知
許未赴知大名又知許移太原府俄知定州復至頤昌
又知河南以哲宗即位恩封康國公判大名府兼北京
留守元祐三年薨於第公歷六藩府凡一十餘所故先
生詩有空餘行樂地處處注道民之句也又按墓誌公
為陝西河東時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已
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
州故先生有功成不歸國之語意蓋有恨焉又按上卷
有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又有和康公憶持國詩故先
生詩有初筵點後塵及
賦詩猶墨濕之句也

王鄭州挽詩

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

次公右輔則有馮翊乃鄭州也

十

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蒿

厚左傳子產為政三年與人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新書載蒿以太子太師請老優游園區家饒財而其子華為工部侍郎得

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隙

中次公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又云人壽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京兆同僚幾人在猶

思對案筆生風

予為開府幕與子難同廳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

厚韓退之孔幾墓銘白而長身

異夢成先兆

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

清言得未

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

子立能詩而有禮學

吐吐真相逼

次公

王羲之學衛夫人書衛曰有一弟子王逸少吐吐逼人

諸生敢鴈行

援禮記兄之齒鴈行師王

義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尤當鴈行也

非無伯鸞志

次公後漢伯鸞梁鴻也鴻謂其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乃共隱入霸陵

山中非無伯鸞志以言王子立有與妻共隱之意

獨有子雲悲

次公子雲揚雄也子雲嘗曰育

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卒以無子獨有子雲悲似言王子立有無子之悲

恨子非天合猶

能使我思兒曹莫淒切老眼欲枯姜會哭皆豪傑誰為

感舊詩

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

次公說莊白魚龍服見困於豫且之網

羊僕或虎蒙

援楊子羊質而

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忽忽成鬼錄

續魏文帝書昔年疫疾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觀其姓名已為鬼錄師陶潛詩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憤憤到天公

次公晉天文志載庚

翼與凡水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

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也而偶落藩牆上同

游羿彀中

續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中也者中央也其不中者命也

回看十年事黃

樂卷秋風

滕達道挽詩二首

龜父按先生作滕公墓誌云公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舉進士

第三投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之要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

續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

曰卻執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獨數武宣城

次公武帝宣帝也武宣字則如兩都

賦序有云武宣之世左雄傳論有云武宣之執是時最有名將武之名將則衛霍之屬宣之名將則趙充國之

屬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

次公公少受知於
范希文孫元規
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

曲子仁杜甫送郭英文
詩云淒涼餘部曲
淚濕塚前麟次公塚前石麟也
杜詩苑邊高塚卧

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
次公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
地樊山在鄂州武昌縣皆楚

也地公方占賈鵬續賈誼謫居長沙有鵬飛入舍鵬不祥
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占書云野鳥入室

主人將去憂
之而作賦也
我止買龔牛援龔遂為渤海太守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共有

江湖樂子仁退之與孟郊書云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空懷畎畝

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
次公荆溪歸老蓋當時約居之實前詩亦嘗及之浮

玉乃潤州金山也

骯髒儀刑在

續後漢趙壹詩云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驚呼歲

月道

厚宋玉楚詞九辨歲忽忽而道盡矣恐余壽之弗將任文選潘岳秋興賦悟時歲之道盡今慨俛首

以自省

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

續廣文鄭虔也為廣文館博士杜甫真之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毡

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病

援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

稱疾辭位

子雲三世不遷官

厚前漢揚雄字子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

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也

幽蘭空覺香風

在子仁孟郊贈崔純亮詩云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宿草何曾淚葉乾次公禮記曾子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說者謂草經一年則陳根言為師心喪三年朋友則暮可矣今翻用之以言過

暮而猶猶喜諸郎有曹志續曹志蓋魏陳思王植之文也

章還復富波瀾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潤

呂與叔學士挽詞無已按程氏遺書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

門

言中謀猷行中經闕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

續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輒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未識魯山空此

生厚唐書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蓋元德秀字紫芝嘗為魯山令

論彫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續世說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羣也與季方

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訴於祖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次公其後晉王珉小名僧彌少有

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亦用此也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

無從何處傾厚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口予惡夫涕之無從而出也

大行太皇太后挽詩二首

至矣吾三后次公三后以言章憲明肅皇后保祐仁宗慈聖光憲皇后保祐英宗及今大行宣仁

聖烈皇后保祐元祐天子哲宗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

坡嘗於經筵論秦仁宗皇帝諡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
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
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有作猶非聖續莊子大聖不作
思慕之庶幾於仁宗也觀於天地之謂也

無私乃是天

厚禮記所謂天無私覆也

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

宰相

已下嘗於經筵論秦祖宗以
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註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

次公先王則楚王高瓊也却狄事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

欲避狄獨萊公不可武臣中惟楚王與萊公意同公既
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
某既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王為悔也已而徐言
避狄固為安全但恐虜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
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
策此真所謂社稷臣矣
固應祠百世續左傳史趙對
晉侯曰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厚後漢后妃傳鄧后嘗夢捫天后叔父陵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

何止活千人

厚後漢后妃傳鄧后嘗夢捫天后叔父陵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

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白河歲活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定策天知我

次公言宋英宗與太

后定議立元祐天子哲宗也忘家常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三月二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

慈聖后也

以軾罪人

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

章

巍然開濟兩朝勲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故應祠百世
先王何止活千人和喜未聖猶貪位明德雖賢不及民

任漢惠帝作原廟王翁孺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故有元后後漢和熹皇后在安帝時臨朝稱制權歸鄧氏明德馬后在章帝時以儉德稱然功不加之民故云

泣誰將椽筆寫光塵

續世說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後作烈宗哀冊文子

仁王立之云此詩蓋未嘗進其後作宣仁挽詞取其兩句云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未報山陵國士知
遶林松柏已猗猗
一聲慟哭猶無所
萬死酬恩更有時
夢裏天衢隘雲仗
人間雨淚變彤帷
關雎卷耳平生事
白首纍臣正坐詩

弔徐德占

并序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源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翫醜誰與言竟為明所誤

續郭子厚枯松詩不以險自防遂為

明所誤

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

梁未省傷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大厦若果傾

萬牛何足論
續杜古柏行云大履如傾
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然老巖谷合
抱依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一

宋 王十朋 撰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第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

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楊嚴經云又鄰虛析塵入空者用幾色

相合成

虛空更積微陽一線功

厚歲時記宮中以紅線量日至日日影添一線

照夜

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

次公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息

養成

丹竈無烟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

不見我何窮

次公傳燈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峰山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形及羅漢菩薩天仙等

形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人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盡吾不見不聞無盡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師佛印禪師法名了

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

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高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

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
擬議則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
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
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
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
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觀廣漢天寧秦
長老話其事秦云是時在金山
挂塔回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

次公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挂於

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利鈍根

欲教乞食歌姬院

續北瑣夢言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

院持鉢乞食自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故與雲山舊衲衣

毛冷齋夜話云先生

悟其前生為戒
禪師常衣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

厚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

傳留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亦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援唐武后

賜萬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戎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揚傳燈錄萬回法雲公者魏州人也姓張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不可不

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絕

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

次公莊子載鄭之神巫曰季咸見壺子而壺子示之以地文季咸則以之為死

又示之以天壤季

成則以之為生 敢問老聃所游

程莊子孔子見老聃
老聃方新沐曰吾游

於物之初孔子曰請
問游是老聃曰云云

瑟瑟寒松露骨眈眈老虎垂頭

厚易

頤卦虎
視眈眈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

次公南華寺在韶
州乃曹溪道場也

扶病

江邊送客杖挈浦口回頭

厚莊子漁父方
杖挈而引其船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卧聞三老白事

次公三
老引船

之人
也

半夜南風打頭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

問疾

安心守玄北

次公老子玄北之門是謂天地根蓋道家謂玄北黃兩竅也

閉眼覓黃

庭

厚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闕元註云黃庭者脾為中土橫在太倉上

問疾來三士

續維

摩詰示病而佛遣文殊問疾也

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

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伏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次公

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禪師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儒生推變化

乾策數大衍

續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道士守玄北龍虎看舒卷

次公金晶論夫龍虎者金木也金為虎木為龍

虎之異名真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真汞木火也

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嘿坐

閱塵界往來八十返

次公釋氏書有大劫中劫小劫如飢饉疾疫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

異名統二十增減為一住劫此名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經二十增減與住劫等統此成住壞

空計短長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

區區我所寄處縮蠶在繭適從海

上回蓬萊又清淺

續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近到蓬萊水

又淺于往日豈復為陵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

續晉阮籍字嗣宗口未嘗臧否人物

叔寶猶理遣

厚晉衛玠字叔寶嘗

云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

續虞

翻吳人以忤孫權放之交州

却掃今馮衍

次公後漢馮衍既放廢乃閉闕不出而江淹恨賦云

敬通閉闕却掃也

古佛既手提

續傳燈錄手提諸佛直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

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

子仁樂天贈王山人詩夜後不

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

和我彈丸詩

次公謝朓云好詩圓美清熱如彈丸也

百發

亦百反者年日彫喪但有犢角蘭

續禮記天地之牛角蘭栗時來窺

方丈共笑虎毛淺

序爾雅釋獸篇虎竊毛謂之號貓註云竊淺也疏云淺毛者別名號貓又

管子幼宦篇註云保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

次公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一一風輪輾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

自從一

生二巧厯莫能衍

續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厯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

次公楞嚴經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風雷生馨效萬竅自號喘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繭累

然掛禪牀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

續維摩遣化菩薩往象香國中化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

世界往

作佛事全鋒雖未露

次公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子仁傳

燈錄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茅境界師云不露鋒僧云何為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半歲已曾轉

次公有一媪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禪牀媪曰何故只轉半藏於是復繞一匝

說有陋裴顏

續裴顏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倣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譏之

談

無笑王衍

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衍甚重之唯
看經聊爾耳

遮眼初不卷

次公傳燈錄藥山看經曰且圖遮眼

三咤故自醒

次公尚書顧命三宿

三祭三咤註云至齒而不飲曰咤

一吹何由喘

次公莊子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猶劍首之一

吹也吹吹也言一吹之間未至於喘也

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

援後漢孟嘗為

合浦太守去珠復返

安居三十年古衲唐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

功用淺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

厚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然其人材足依也

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

禪味

續釋曇如晉武時人天下稱為白足和尚厚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說為味

苦厭黃公

聒畫眠

師黃公黃鸝也

惟有兩株紅百葉

堯卿江浙間有花謂之百葉紅

晚來

猶得向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在

續金剛經若有住則為非住

若心我來輒問法

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

任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

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也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履續韓固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曰冠雖敝必加之於

首屣雖新必貫之於足譬如長鬣人子仁左傳昭七年云長鬣者相十七年又曰長鬣者三人

伏舟側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

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彳亍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

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
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

子仁楞嚴經鑿井
求水出土一尺於

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
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不信天

形真箇樣

次公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
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

故應眼力自

無窮連環已解如神手

續惠施好辯
謂連環可解

萬竅猶號未濟風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

礙更求通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
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治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

次公走字當如前漢書音奏蓋趨之

之義也

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惇寤心

不舒起坐有如挂鈎魚

厚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挂鈎

我生紛紛嬰

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

汪按年譜先生以嘉祐二

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
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

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

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

厚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次公又北堂書抄

載孔子讀易韋編

三絕鐵摘三折

如我當以犀革編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舞鬪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瑠璃閃照佛
始知無盡本無燈

劉器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苟出戲語器之可

同參玉版長老

駒父冷齋夜話云先生逸器之食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即玉版

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為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真百丈

次公禪闢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處巖巖峻極故號曰

百丈

法祠有橫枝

玉版橫枝竹筍也次公禪字謂之法祠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傳燈錄黃

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是也

不怕石頭路

厚鄧隱峰參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

石頭路滑既往果為石頭所因無一語而還

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

續傳燈錄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栢樹子

與問籜龍兒

子仁盧仝詩竹林吾最惜新筍

好看守萬籜抱龍兒奔迸溢林藪

瓦礫猶能說

次公莊子道在瓦礫又傳燈錄有僧問如何是

佛文殊答曰牆壁瓦礫而猶能說之

此君那不知

援王子猷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婿曹

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山出
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
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子一
以答慎明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

次公高安則筠州也是
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

一時抖擻舊

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
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
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

次公指言
慎長老

小儒底處覓窮通
偶留一

訣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余次
慎韻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

擊須知千里事同風

慎老和
余詩

東軒只是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

著雪堂自有老師兄

子由答
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

寂亦無一物可擔回

子由答
慎詩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

次公莊子云心若死灰
虛白
全月蝕詩青山死灰色

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子仁按子

由辨才塔碑云沈公邁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遜師於潛逾年而捷敗復以上天竺與師捷之在天竺也巖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并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今詩意也

神光出

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

次公白樂天竺詩

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寄聲聞道人借禪

以為誕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

續嵇康居貧與向秀共斲於大樹之下以

自贍給鍾會造馬不為之禮而斲不輒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

而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去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又此語竟非是且食白

楊梅

曾按杭州圓經云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為聖僧梅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

續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

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減者礙礙已斷減無減礙者

冰消那復有冰知

充却圓覺經云

善男子若心照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水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

次公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水釋為水

主人若苦今儂認認主人

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

援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

臺何勞勤拂拭
自不染塵埃

只從半夜安心後

厚慧可謂達摩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

曰將心來
與汝安

失却當年覺痛人

次公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云云覺清淨

心無痛覺克神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其以少林達摩大師教可師與光受教造於少室叅達摩果傳衣得法焉

朝謹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續樂天不能忘情吟引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技人多以曲名之樂天既

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立且拜婉戀有辭辭畢涕下于聞素言亦慙嘿不能對且命及袂遂作不能忘情吟

恰如通德伴伶玄

厚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曰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姊妹

事玄因阿奴絡秀不同老

援晉書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生

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何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女維摩總解禪

次公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游戲菩薩

薩之神通也

經卷藥壚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

三山去

續三山則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州也

不作巫陽雲雨仙

厚宋玉高堂賦

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婦山之神女也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

姜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

何如低唱兩三杯

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

遇雪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簾人安得此但能於紅綃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

酒陶嘿然

莫言哀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

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

續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
憲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

樂游於兔園命鄒生召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
先生自註云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戲贈田韞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子仁

此暗用司馬相如
琴心挑卓文君事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

和子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

次公佛具六通而神仙衆持五通
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

終

了無生一大緣

厚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
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

獨鶴有聲知半夜

續淮南子曰鷄知
將旦鶴知夜半

老蠶不食已三眠

次公退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
老以簇也蓋惟三眠而老焉

憐君解比人間夢

芝有
夢齋

子由作銘許我來逃醉後禪

厚杜甫酒中八仙歌蘇晉長
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會

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厚陶詩屢闕清酌
至何以樂當年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

次公宛丘陳州也
時子由為學官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大伸屋打頭

次公唐進士張彖
志氣高未嘗低

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
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遊於嵩山斜風

吹惟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
厚東方朔

言侏儒飽欲死肯為雨立求秦優援秦始皇置酒而天

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眼前勃瑛何足道處置

始皇乃賜陞楫者得半相代

六鑿須天游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讀書萬卷不

讀律次公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

不尋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杜詩致君堯舜上勸農冠

蓋開如雲次公班固賦冠蓋送老齋鹽甘似蜜續退之

如雲七相五公

送窮文

太學四年
朝齋暮鹽

門前萬事不挂眼

次公韓退之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

頭踰

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

次公杭州別駕先生自言也

畫堂五

丈容旌旄

厚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重樓跨空雨聲遠

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

次公按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沉醜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貧民也某平生所慙今不復耻矣以譏諷鹽法

太急也

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次公按先生詩案云是時

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為陽虎也

居高志下真何益

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厚杜詩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子輦按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鄉隋

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

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

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

續明皇歲幸溫湯諸楊館在宮東帝臨幸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近有勞曰軟脚援大唐稽疑子儀自同

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羊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

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

次公杜詩色好梨勝頰敬夫吳興統地云梅溪一名東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

其庭除列植木瓜引泉

吳兒膾縷薄欲飛

次公晉賈充謂夏統曰此吳兒真是木人石心

也杜詩刀鳴膾縷飛

未去先說饒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

續謝安嘗為吳

興太守

應怪杜牧尋春遲

原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游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

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妹期之曰吾不十年
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洎牧守湖州女已從入三年矣
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
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
鬢絲只好對禪榻
援杜牧詩今日鬢絲
禪榻畔茶烟
輕颺落花風
湖亭不用張水嬉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陽裏

不見樓中垂手人

次公舞有大垂手小垂手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

任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援前漢鄒陽上梁孝王

書曰白頭如故從來未省馬牛風次公左傳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又書曰馬

牛其卜鄰尚可容三徑續蔣詡歸杜陵舍中竹下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與之游次公

杜詩王翰願卜鄰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

緝珮續離騷紉秋蘭以為珮招詞閒詠桂生叢援劉安招隱士章句云桂叢生兮山

之此身自斷天休問厚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萸出舊槎次公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萸出舊槎使枯

楊生英騷人孤憤苦思家次公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之義而憤悶也惟孤憤故思家爾

五噫處士太窮約

厚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遶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

三賦先生多誕誇

援相如奏子虛上林大人三賦

帳外鶴鳴奩有鏡

援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蕙帳空今夜鶴怨

筒中錢盡案無鮭

國安先生答秦太虛書曰初到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

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厚南史庾杲之清平自樂食惟有韭菹淪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

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菜謂三韭也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闌門守夜叉

時賈欲再娶續盧仝詩夜叉當晝不肯啓夜半醮祭夜半開

生涯到處似搗烏

次公杜詩搗烏相背發又曰搗烏宿處非又曰搗烏終歲飛此特搗竿上

刻為鳥形以占風爾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
是刻為於竿上名之曰相風晉傅玄相風賦云棲神鳥
於竿首俟祥風
科第無心摘領鬚續韓詩連年收科黃

帽刺船忘歲月

厚前漢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註云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衣擔酒慰鰥孤

厚晉陽秋云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
宅邊菊叢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

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
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

且公欺病來分粟

援莊子
且公賦

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悅疏云芋椽子也似栗而小

水伯知饒為

出鱸

厚山海經朝日之谷
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

正愁予

續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
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之

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髯翁

次公吳張昭以孫權為紫髯將軍

誰知愛酒龍山客

續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

却在漁舟一

葉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

十朋用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卷西山雨

水沈烟斷珮聲

微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

厚後漢伶玄妻樊通德能言趙

飛燕姊妹事玄既為著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反滅矣感時疲精神馳騫者愆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

袖視燭影以手
擁髻淒然泣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

次公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
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

坡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
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

莫欺九尺鬢眉蒼

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
容身長九尺鬢眉蒼

詩人老去鷺

鷺在

厚麗情集事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
小名鷺鷺元稹為作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

事紳又作

公子歸來鷺鷺忙

援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
阿主作樂上見趙飛鷺而

鷺鷺歌

悅之先是有童謠曰鷺鷺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
每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任或

說張祐妾名鶯鶯

柱下相君猶有齒

續張蒼自秦時為主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為丞相

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江南刺史已無腸

厚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

鴻漸飲大醉而歸見二妓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間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師白樂天山游示卜

妓詩莫唱揚柳枝無腸與君斷

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

援前

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每侯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贈張刁二老

堯卿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十歲

續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
八十四拖紫紵朱白鬢鬚

各飲三萬六千觴

續李白詩百年

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

藏春塢裏鶯花鬧

藏春塢公塢名

仁壽橋邊日

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必公仁壽橋張子野所居

詩人指言子野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

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首蒼堆青盤

任開州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

為東宮侍讀官僚間談以詩自悼云朝日上
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蒼長闌干

歸來羞澁

對妻子自比鮎魚綠竹竿

續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

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綠竹竿乎聞者以為名

對今君滯留生二毛

續太史公留滯周南又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飽

聽衙鼓眠黃紬

任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更將嘲笑調朋

友人道獼猴騎土牛

續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

六日而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有文采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子

仁李白詩身騎土牛滯東魯

願君恰似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

援高

適為封丘縣尉有詩云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後鎮成都官

至散騎
常侍

不願君為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

續孟浩然為王維所

知因得名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

宦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

蝗自識人人不識

授魯恭為中牟令螟傷稼不入境又宋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輒東

西散去俾卓故為家縣令蝗蟲不入縣界又東漢戴封為西華令時女頰有蝗蟲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鷓鴣聽呦呦

次公素虬以言刀劍也

明朝

只恐兼烹鶴

厚小說言不好事者爨琴煮鶴其詩曰此自從烹鶴燒琴好獨坐青山看月明

去還須却佩牛

任龔遂治渤海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便可先

呼報恩子

續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不妨仍

帶醉鄉侯

厚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贖劉伶作醉侯次公其醉鄉字則王績嘗作醉鄉記堯

卿唐人詩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

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

故丘

援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任欲過北山孔推圭乃假山神之意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

續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

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
祐竟陸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會當干鎰訪權奇

厚前

漢禮樂志天馬詩

志儻精權奇 勸君鬻駱猶問事腸斷閨中楊柳枝

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
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之將放之馬有駱者駟壯駿穩
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馬驟首反廟一鳴似
知去而旋戀者素閩馬嘶慘然泣且拜婉戀有辭竟鬻
駱而留素

天廡新頒玉鼻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

續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 換馬還應繼二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

也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

竹續莊子鵝鵝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何如駕馬肥苜蓿

次公苜蓿草名

本出西域史記大宛馬嗜苜蓿蓋草之美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為植薛令之所謂苜蓿樂者是已

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厚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

穀次公退之詩挈攜陜維口瀾翻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水

次公鵝溪東州溪名

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

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寒只

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

續杜甫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段詩客從西北

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坐覺芒刺在背膺

任漢書霍光駢乘宣帝常若芒刺在背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

增厚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醉中倒著紫綺裘次公李白詩倒

披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續唐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覽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次

公實參為中丞夢德宗解錦半臂賜之子仁縹普沼切錦青白也封題不敢妄裁剪刀

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

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

髯雖老無人憎

厚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侮淵明

續晉陽春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太守王

引送酒也

急掃風軒送破甃豈意青州六從事

厚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

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

化為烏有一先生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設為

烏有先生言烏有此事也

空煩左手持新蟹

援晉書畢卓云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蟹螯拍浮

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

漫遶東籬喫落英

次公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便開酒對菊

裡醉而歸也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

厚章時為廣師後漢孔融為北

海相嘗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知分百榼餉春耕

次公孔叢子載平原

君強子高酒曰諺云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皇覽德輝

續賈誼平屈原云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鷗

鷗戀庭宇

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鷗鳴疏云鷗鷗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

蛙

厚莊子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又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為井底蛙

而比謾天

行

續史記鄒衍有談天之辨

蟲魚著文字

援退之詩何殊養蠹魚生死文字間

槁死猶

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

次公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

月而喘馬又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云南方多暑而吳牛畏熱見月疑於日所以喘也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

反老人但目擊

續孔子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

侍者應足繭

子仁淮南子楚

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最後

不休息至于郢見楚王又杜詩足繭荒山轉愁疾

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

續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料是老奴果如所

疑

握刀晚歲戰劉郎

續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

刀侍立先主每入東心常凜凜

不須戚戚如馮衍

續馮衍妻北地任氏妬悍衍作書與其兄

之遂遂便與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

山公又作習池游

答王翬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

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

中有李臨淮號

令肝膽裂

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幟皆舊也光弼號令之乃益精明子仁唐

書邨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乃曰此即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拔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蓋臨淮嘗鎮徐州古

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

續公孫弘曰寧違惡賓不違故人子仁元結謂不飲者為惡客

後人以痛飲為惡客

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

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子有

千瓶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

厚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

滿頭

歸 團圓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

次公史記

云岸輕折軸

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遠郭不要買

山錢

續戴符乞買山錢于頓與百萬

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

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

厚史記孔子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泌

之洋洋可以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枕流欲洗我耳

彭城之遊樂復樂客

惡何如主人惡

夜過舒堯文戲作

堯碑名煥字堯文時為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

蠟紙燈籠幌雲母先生骨清少眠卧長夜默坐數更鼓

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

次公漢書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註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堯卿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曰外

嘉郎君熱下之德故後來

坐客斂衽誰敢侮

堯卿此言堯文非嫡

也南史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

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

宜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

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

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

皆起秀母曰徽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

此二句皆微辭以戲之故

明朝阮籍過阿戎

續阮籍素與王渾為

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

與王渾為

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
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潘冲清賞非卿
倫也共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 應作義之羨懷祖厚王義之傳王述蒙
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
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
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

次公此篇全用陳遵事比陳季常別
取他事足成之遵字孟公論斗如汝

陽三斗焦遂五斗劉伶五

醉後關門防客走

續前漢陳
遵嗜酒每

斗李白一斗合自然

是矣

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

不妨閒過左阿君

厚遵
為河

南太守弟綬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勅秦遵過寡婦左阿

君置酒歌

百適終為賢太守

援哀帝未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侍曹輒詣府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

何苦心

繖遵少與張疎伯松相親友嘗謂疎曰足下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

沈俗問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願不優耶疎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得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忽然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

酒箴

次公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具在遵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遵

大喜謂張疎曰
吾與爾猶是笑
長安富兒求一過
次公退之詩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糴糶

千金壽君君笑唾

次公選詩主稱千金壽劉义詩云玉石共笑唾子仁史記平原君以千金

為魯仲連壽仲連笑却之遂辭而去
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

厚道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連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

其人陳驚坐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

續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

未得酒
中趣爾徐邀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

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

續褚裒有器識正旦朝褚裒問亮聞江南有孟嘉其人何

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東歷觀指

通介寧隨薄俗移

次公

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其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

來天下奢靡轉相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

常子仁杜詩勿問通

二子有靈應撫掌

次公二子指孟嘉與邀

吾

孫還有獨醒時

厚屈原漁父詞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戲足柳公權聯句

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

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
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
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藁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平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

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
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諭馬者用吃
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駘駘豐
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
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着水來否後數日余
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
杖頭惟挂一葫蘆
已傾潘子錯着水
更覓君家為甚酥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
攻之如蠹蟲
誰知聖人意
不在古書中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

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
正怯衝泥旁險行
定是岑公閱清境

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澠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
吾儕猶健可頻頻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
榭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榭葉其旁即元結
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坐客
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捷耕躬稼角挂經笥竿繫舸菰茭隔

茄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廣歌幾舉觥
荆筭供膾愧擾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管竒孤甘挂汲古綆
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棗桔公貴幹蠱高中冠
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闕

王方平謂麻姑云
姑固少年吾老矣

不復作此狡
獪變化也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

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回隔離不喚鄰翁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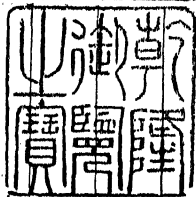
抱甕須防吏部來

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
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

杯
盡餘

和子由次王翠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喙

平生未省為人忙
負賤安閑氣味長
粗免趨時頭似葆
稍能忍事腹如囊
簡書見迫身今老
尊酒聞呼口一昂
欲挹天河聊自洗
塵埃滿面鬢眉黃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一